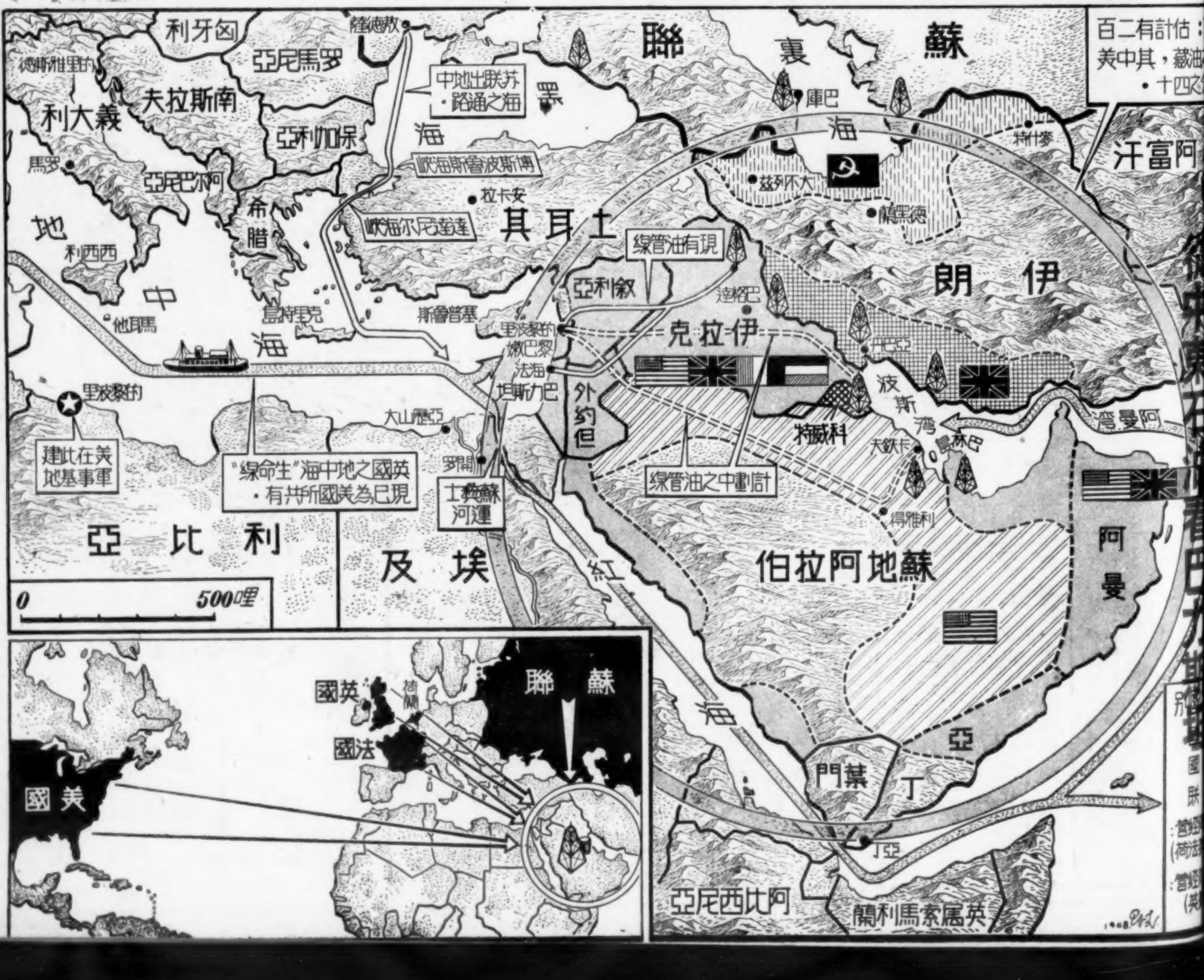
際 政治 經濟 文化 週刊

世界知識

第十七卷 第十三期

民國三十七年四月三日出版



捷克內閣改組成了叫囂戰爭的題目，說這是「蘇聯的陰謀」，義大利大選又成了叫囂……

統，一定要選誰，否則便如何如何。你該覺得這些國家在發瘋了。眞的，這些行動在別國是發瘋，在美國却是爲了公正、爲了和平、爲了民主！」

義大利往何處去？

圖畫中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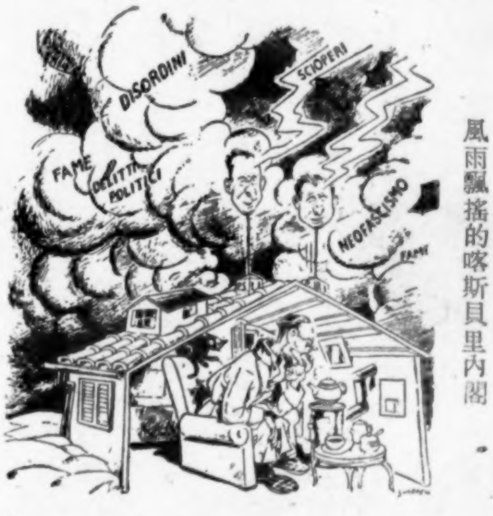
世界的視線正集中於四月十八日的義大利選舉，這將是民主與反民主搏鬥的一個日子。現在一面義大利人民正熱烈的準備選舉，一面喀斯貝里政府則配合國際外交攻勢，動員了武裝力量，派駐各地，以左右這次選舉。義大利的命運是不是會因這次的選舉而改變呢？

貧苦：義大利的農民，終年在貧困中過生活。

革命：義大利的青年，在反法西斯的戰爭中，發揮了極大的力量。義共

破壞：戰後羅馬，瘡痍滿目。

鎭壓：承襲着法西斯的傳統，義大利的警察對於罷工示威者，又採取殘酷的鎭壓了。



風雨飄搖的喀斯貝里內閣

世界知識

第十七卷 第十三期

民國三十七年四月三日出版

編輯者　世界知識編輯部

發行人　王德鵬

發行所　世界知識社　上海(〇)河南中路八二號　電話一八四八九　電報掛號九三四二

印刷者　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

—目錄—

瞭望台……（一）
歷史會重演嗎？——一個對照——「愚蠢的外交」——第九屆泛美會議——日本野心具體化
波哥大泛美會議透視……葛　辛（四）
美國爲什麼放棄「聖地分治」？……石嘯冲（八）
美國與義大利選舉……岳　四（一〇）
義大利社會黨領袖南尼……重　光（一一）
一個美國記者筆下的義大利……淑之譯（一二）
世界點滴……史　煉（一二）
讀者·作者·與編者……（一三）
新第三方面的外交主張……孫思定（一五）
新生的波蘭（上）愛倫堡著·何家槐譯（一六）

零售：每冊法幣三萬五千元

預定	三月	十二期共計
平寄	三十五萬元	
掛號	三十九萬元	
航平	四十七萬五千元	
航掛	五十一萬元	

國外平寄：半年美金三元半

·郵費漲價另函通知·國內外各大書店均售·

廣告價目

地位	全面	半面
底外(雙色)	六百萬元	三百五十萬元
封底裏	五百五十萬元	三百萬元
正文前後	四百八十萬元	二百五十萬元

歷史會重演嗎？

世界的「冷戰」打得火熾，有人懷疑歷史是否在重演。

看了近來美國扶植日本政策的積極化和具體化，彷彿是一九一〇年英日同盟的復活；看了美國竭力從事復興德國，彷彿是第一次大戰以後列强對於德國的縱容與扶助；看了布魯塞爾的西歐五國同盟，彷彿是一九三四年以反蘇為目標的斯德萊柴陣線；看了搖搖欲墜的聯合國，彷彿是以前的國際聯盟；看了喧嚷一時的馬歇爾計劃或杜魯門主義，彷彿就是當年希特勒征服歐洲乃至世界的計劃。

歷史果然在重演嗎？

應該這樣回答說：歷史决不會重演。但在今天，確乎有人在企圖重演歷史。薰心的利慾和沒落的恐懼衝昏了他們的頭腦，使他們看不清歷史發展的法則，更忘了歷史的教訓。他們妄想要把歷史拉回一百年。

戰爭的歇斯底里從華盛頓傳染到世界，到處惶惶不安。從西半球到東半球，從伊比利亞半島到巴力斯坦，從漢城到爪哇，……到處瀰漫了濃重的火藥氣，世界大戰像煞明天一早就爆發。

這是希特勒「未完成傑作」的延續，連標榜的題目都是一樣的：反蘇。

捷克內閣改組成了叫囂戰爭的題目，說這是「蘇聯的陰謀」，義大利大選又成了叫囂戰爭的題目，說義大利人民民主陣線如果勝利，蘇聯的鐵幕將推移到西地中海。但就事論事，捷克的閣潮，只是因為「反共黨派想把捷克的共產黨攆走，沒有弄好，反而自己垮了台」（三月二十九日大公報），而義大利大選更是義國自己的內政，一次選舉中當然有勝有敗，否則又何必選舉？而且，在義國選舉的前夕，我們看到僕僕奔走羅馬的是杜萊斯之流，而非莫洛托夫或維辛斯基，那末，干涉義國內政的究竟是誰呢？

蘇聯的回答是沉默，是靜靜的復員。那連紐約下午報的主筆勒納（Max Lerner）也這樣的指出：「我們的領袖們在談戰爭，因此要求動員。他們指出蘇聯是敵人，但是他們沒有提出證據足以證明蘇聯是對美國安全的一種威脅。」（三月十九日下午報社評）

上引三月廿九日大公報的紐約通訊更有明白的分析：「……但是，看近來美國的作風，又是怎樣呢？捷克除外，美國現在以全力支持希臘最反動的政府，幫助義大利的右派，干涉法義的內政，……幫助阿拉伯中世紀式的國王，重使德國工業家統治魯爾，和阿根廷的庇隆政府修好，……在日本，不但不毀滅，而且在扶養舊日的統治階級……。……如果別的國家也是這種美國作風，大家又覺得怎樣？……美國最近會警告義大利人民，如果你們讓共產黨得了權，便休想得美國的援助。依同例，如果蘇聯，或英或法或中，通知美國人，今年你們選總統，一定要選誰，否則便如何如何。你該覺得這些國家在發瘋了。眞的，這些行動在別國是發瘋，在美國却是為了公正、為了和平、為了民主！」

華萊士說得好：「世界在變，應當變，而華盛頓這批人為了個人利益想用美金和美國青年的生命去阻擋。」正惟因為「世界在變」，已經變了，任何挑動戰爭的企圖是絕對不可能實現的。

捷克總理高德華說：「第三次世界大戰决不致發生，因為蘇聯領導的和平勢力如此强大，任何人如敢發動新戰爭，將為其本國人民所唾棄。」這句

星夜

話是有根據的。歷史發展有一定的規律，歷史上新興的進步勢力從來不能受阻遏。梅特涅、亞歷山大、不能不失敗；路易喬治、白里安不能不失敗；希特勒，東條不能不失敗；……何況今天的世界形勢已完全不同於當時的任何時期。今天雖然還有人忘了歷史的教訓，企圖繼承歷史上野心者的衣缽，但他們的不能不失敗，却是一定的。

歷史決不會重演。

一個對比

我們應該睜開眼睛，看冷靜的事實。

據華盛頓三月二十五日廣播，美國國防部長福萊斯特向議會要求馬上批准如下的各項措施：

（一）擴充陸海空軍與海軍陸戰隊的官兵員額，使其較目下業經核准的人數增加三十四萬九千五百名；

（二）再撥現欵三十億美元，並授海陸空三軍簽訂合同之權，用此欵購買所需物資；

（三）徵召年在十九歲到二十五歲間的男子服役；

（四）制定永久的普遍軍訓制度，每年可訓練八十五萬人；

此外，則美國空軍部二十四日宣佈將續招新兵二萬五千名，已婚士兵入伍禁令亦解除。

在另一方面，據法國新聞社二十三日電稱：蘇聯於完成復員後，軍隊人數將僅達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水準。

又據法國新聞社二十四日電稱：蘇聯高等教育部長卡夫特巴諾夫業已頒佈一項命令，自四月一日起，蘇聯所有甲等學校之强迫軍事訓練皆加取消。

這一個對比，應該是較之連篇累牘的宣傳文字更為雄辯的事實。

「愚蠢的外交」

英美法三國關於的里雅斯特港的建議，引起了國際很大的反響，甚至連法國右派報紙「秩序報」（L'Order）也指責法外長皮杜爾的行動為「愚蠢的外交」。該報稱：「最為可鄙者係皮杜爾熱烈願充美國的中間人，實際的里雅斯特港之命運現將注定。為不屬於義國的港口，而屬於美國的港口，……皮杜爾對義政策係賴伐爾政策的復活，法國在戰爭中有成為戰敗國家最大的危險。

一般論者都認為三國對於的港的建議，乃是西方國家一次有力的外交攻勢，因為這將使義國人民民主陣線處於尷尬的地位，而在選舉中受到不利的影響。

事實的發展却並非如此。義國民主勢力的反擊，差不多已把這一攻勢的作用對銷了。二十二日杜格里雅蒂發表談話，稱：「當義大利成立一個將履行與南斯拉夫人民親愛合作政策的獨立民主政府時，的里雅斯特問題就很容易解決了；反過來說，義大利存在着一個美國帝國主義者的奴才的政府時，這個問題就不會解決的。」二十六日，南斯拉夫總理鐵托發表談話，表示「南斯拉夫與義大利人民原係友人而非敵人」，南國並無陳兵邊境開入的港的意圖，並指出這是選舉前夕，煽動義人對南國仇恨的手段。這一桴鼓相應的談話，無疑是對國際干涉義國內政之舉的一個打擊。假如的里雅斯特問題眞足以左右義國的大選，那末，說不定會反而增加了民主勢力方面的力量。

巴黎秩序報有「愚蠢的外交」之歎，我們覺得這不僅於法國為然。西方國家為了追求其自私的「近利」，他們的政策是越來越鑽進牛角尖裏了。三十日，美衆院竟然通過把佛朗哥西班牙也暫時列入了「援歐方案」，共和黨議員奧康斯基還說：「西班牙在一星期內就可能變成戰爭的前線。這是歐洲一個準備戰爭的國家，也是援外法案所遺漏的一個國家。」

但另一位反對的議員霍里費萊却指出：這是一個重大的決議將使我們自食其果。我們好像忘了西班牙當初在法西斯發動侵略時的行為。我們是健忘的，可是歐洲並不健忘。」對的。世界的人民都不會健忘。「民之所惡者好之」，希臘等等之外現在又加上一個西班牙了。

林中奇遇

美國大選的一個插曲

命令，自四月一日起，蘇聯所有甲等學校之強迫軍事訓練皆加取消。

民主勢力方面的力量。

巴黎秩序報有「愚蠢的外交」之歎，我們覺得會健忘。「民之所惡者好之」，希臘等等之外現在又加上一個西班牙了。

被污蔑了的自由神

第九屆泛美會議

第九屆泛美會議，於三十日在南美哥倫比亞的首都波哥大（Bogota）開幕，馬歇爾國務卿偕同財長史奈德、商長哈里曼和進出口銀行會計長馬丁等前往，並準備長期的參預討論，可見美國對於此次會議的重視。

這次會議是二次大戰以來繼里奧約內盧的第二次泛美會議。據合衆電稱，這次會議的目的是「建立一個堅強的西半球陣線，制止蘇聯的擴張。會議中的重要課題將為泛美系統的改組，對拉丁美洲的經濟援助；制定和平解決各項糾紛的條約；美洲永久防務委員會的組織，以實施去年九月在里約熱內盧簽訂的聯防條約。」

很明白，這是美國企圖團結泛美系統，加強其對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政治及軍事的控制。

軍事和經濟問題將是會議討論的重心，因為軍事和經濟問題一解決，政治控制也就完成了。就軍事上說，美洲國家之間本在一九四二年設有泛美聯防部，但那不過是一個諮詢或建議的機關。現在擬議中的永久防務委員會卻等於是一個聯合參謀部，它將決定一切聯防的組織和訓練、軍備標準化、以及統一陸海空軍計劃等。一句話，把美洲各國都放在美國的軍事控制之下。

經濟上也是如此，一方面，美國企圖以借款或擴大投資來加強對拉丁美洲的控制，一方面卻又希望拿拉丁美洲的資源，來作為馬歇爾計劃的資本。

這次擴大門羅主義的會議如告成功，遭到最大侵蝕的無疑又將是英國。瓜特馬拉已向大會提出排除英法荷葡四國在美洲的殖民地案，這一擊，主要將是打在英國身上的。倫敦泰晤士報二十九日黯然地說：「瓜特馬拉的提出廢除殖民地制度建議，將引起政治複雜的局勢。」但這有什麼辦法呢？連大英帝國都快要成為華爾街的「囊中物」了，何況拉丁美洲？

日本野心具體化

美陸次特萊柏等抵日之後，即與日首相蘆田、經濟安定部長官栗栖赳夫、副長官永野重雄、藏相北村德太郎等多次晤談，美國復興日本的步驟，已日趨具體化。

據美國新聞周刊（三月廿二日）載稱，美國對日政策即將發生根本的改變。一個美國官員曾說：「過去的問題是去如何壓制日本，現在的問題則在如何扶植日本。」

該刊指出，凱南去日調查後，已提出報告，決把日本建成反蘇的工業和軍事基地。又透露麥克阿瑟為了執行遠東委員會的一項限制日本工業的指令，曾惹得國防部長福萊斯特大為震怒，結果是遠東委員會把這項文件撤回了。

日本政界經濟界對於特萊柏的赴日大為興奮，認為以此為契機，日本之經濟再建，將步入現實的階段，對歷來所考慮之方向，須大加變更，例如關於產業構成，準備自以紡織為中心而移轉至以機械工業、化工重工業為中心。據華盛頓三十日廣播，麥帥已向美議會要求恢復日本的外交權利，日本外務省方面，已在着手準備恢復侵略性的通商機構了。

在美國一意扶植之下，日本的野心已日益具體化，據三月三十日大公報估計，到一九五三年，日本至少可裝備五百萬以上的陸軍，飛機和坦克都將不成問題，那時候，這「遠東防共堡壘」也許又將發動第二個「七七事變」了！

三月三十一日

人權在那裏？

波哥大泛美會議透視

葛辛

美洲共同防衛的形成

在英美加三國成立協定，從武器與軍訓的標準化而形成共同防衛的時候，去年年初的「美國新聞」週報（U.S. News）就表達一項願望，把這個軍事的標準化運動，一直擴展到全部拉丁美洲。到了去年五月，杜魯門總統向國會所提出的一個法案，便是要求授予權力，使在美國和其它美洲國家間達成一種軍事合作的步驟。這乃是說，華盛頓政府今後對西半球全境的國家，握有特殊的獨裁權力以提供其軍事的物資，而派出軍事訓練的人員。換言之，這個法案主要的目的，即在以美國武器為模式而使全美洲的國家都能有同樣的作戰工具，完全聽命於美國的指揮。當然，武器的標準化，將使全體美洲國家，除了向美國購取軍備之外，不能再向它國購買，因此美國就能限制美洲各國的軍備。軍訓的標準化，將更能使美國成為美洲各國的神經中樞，完全剝奪了它國對華府當局作任何反抗的權利。所以，這個美洲共同防衛計劃，可說是剽襲過去日帝國主義壓迫中國和其它亞洲國家的手段的一個外交戰略。

去年五月杪，美洲各國的參謀本部會舉行一次聯席會議，討論如何建立一個服從唯一指揮的大陸軍隊組織。這樣的討論，於是促成了去年八月中旬的里約熱內盧會議，在一個泛美安全與互助條約上，最初顯現出全體美洲國家共同防衛的法律基礎。有很多人也許很奇怪，為什麼加拿大沒有參加這個有關全體美洲國家的會議。可是我們應當明白，加拿大終究為一個「不列顛聯合國」範圍內的一員，如果泛美的安全制度是含有排除非美洲殖民勢力的意義在內，她當然將被擯斥於會議之外的。尤其在上述的三國條約中，由於武器與軍訓標準化之後，不列顛自然已成為美國的附庸毫無疑義了！如所週知，在去秋泛美安全會議結束的時候，縱然美國在最後議定書（Final Act）中正式聲明，里約熱內盧條約並不影響其規定安全區域的條款（第四條）內任何土地的主權、國籍或國際地位，可是在同一議定書中卻也有其它三個聲明值得注意：第一、阿根廷聲明不承認在其安全區內任何歐洲殖民地的存在，因此特別保留對法爾克蘭羣島（Falkland Islands）、南喬治亞羣島（South Georgia Islands）、南遜特威奇羣島（South Sandwich Island）以及南極圈內阿根廷區域內諸島嶼的合法權利。第二、瓜特瑪拉也聲明不承認英國對貝里斯(Belices) 更名為英屬洪都拉斯，而必須保留權利以之列入其安全區域之內，同時墨西哥更聲明，假定貝里斯的法律地位有變更時，她也要保留一部的權利。第三、智利聲明自其領水一直至南極洲內的一切島嶼為其安全區域，不能承認任何歐洲國家的屬領。於此可知，一個泛美安全條約的簽訂，反而使美洲激起了不安全的因素。自去年十二月南非艦隊駛往南極圈之後，首先引起英美對赫爾德島的爭執，不久又有阿根廷、智利與瓜特瑪拉對英的領土爭執迄未有圓滿解決之方。那末，我們從這些事實上看，不列顛不僅已成了美國的附庸，而且已被割斷了她對傳統的南美「友誼合作」之路，杜魯門總統確然把門羅主義進一步造成了奇蹟！

龍之齒

「美國天下」的起步

然而，華盛頓方面在戰爭沒有結束的以前，就注意到泛美的戰爭與和平問題，與其為了使美洲小國根除英國的殖民勢力，我們還不如說為的是在建

立一種「美國天下」(Pax Americana)的起步。白宮當局從希特勒殘骸上吸收了「反共」戰爭的血液，如果再沒收日本軍閥「共同防衛」的利劍作為己用，自然是達到這種「美國天下」最好的途徑。所以儘管在里約熱內盧會議中，各個南美國家要求着把侵略定義延展到經濟方面去的時候，范登堡却起來制止了這個對侵略的討論。當時古巴外長會表反對，且指摘泛美會議如果僅在對一種草定的文件表示贊可的話，那便是一件不可思議之事。尤其他建議要在政治獨立的字下加入「經濟」一辭時，雖然這個修正在指導委員會中曾為十五對五票的表決所推翻，然而終被提出保留俾於大會席上重行提出。據後來紐約時報的報道，美國代表團對古巴修正案的否決，恰如心頭上除去了一塊重的石塊。為防止這個跡近革命的事實重演，於是在大會席上由馬歇爾聲明：此次會議不許討論經濟問題，因為泛美的共同防衛乃是一個先決條件，但也表示可以接受一個折衷辦法。因此，經出席的十三國提議之下，大會總算通過了到一九四八年再召集一個特別討論經濟問題的大會。這樣的結果，使去秋泛美會議結束時所成立的最後議定書，終於寫出下面一段話：

「經濟的安全既為全體美洲人民進步所繫，故無論何時皆為政治安全及以共同力量維護大陸和平的最好保障。基於此一目的，泛美安全與和平會議乃決定：(一)由泛美經濟與社會理事會起草一個泛美經濟合作公約，俾將該草案提出預定在波哥大(哥倫比亞京城)召開的第九屆泛美會議。(二)為達成此項目標，泛美各國政府在其代表與顧問之外，得向泛美經濟與社會理事會選定經濟與財政的專家。(三)第九屆泛美會議應規定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召開特別經濟會議的日期。這次特別會議之目的，乃在討論如何對所獲協議作最好的實行，而考慮任何足以使泛美經濟合作更為有效的方法。」

同時，在該最後議定書上，還有一項指定：第九屆泛美會議將起草一種泛美制度的組織公約(Organic Pact of Inter-American System)，並在此項組織公約的序文中已確定應指出成立一種完全而統一的防衛制度之必要。由於這樣地在事前決定其召開第九屆泛美會議的性質，我們可以知道，美國雖在原則上接受經濟的討論，但重要的還在形成這個共同防衛的體制，正如今日美國的外交家所說：「化個別的自衛為集體的自衛」。所以，兜了一個大圈子，南美洲各國還是上了馬歇爾的圈套！

這次會議的重點

這次波哥大泛美會議，原定本年一月十七日召開，但於去年十二月五日經泛美同盟幹事局(Governing Board)的表決，把會期展緩到本年三月三十日。這個改期，乃是由波利維亞、柯斯達里加、古巴、瓜特瑪拉、烏拉圭和威內端拉所提議，原因是為了要等待哈瓦那會議(世界貿易與就業會議)的結果。蓋減低關稅之要求，早為美國務院副國務卿(專管政務的)亞摩爾(Norman Armour)所指定，將為波哥大會議主要目標之一，所以他們想把會期延緩，就是為了要先看哈瓦那會議的結果。可是墨西哥駐泛美同盟的代表昆丹尼拉(Louis Quintanilla)却反對以後再作延展，現在這個世界貿易會議既已結束，且對貿易憲章已經五十三國決定其最後條款，故終於在三月三十日召開了這次第九屆泛美會議！這次會議，如上所述，乃含有兩個主要的工作：一個是討論泛美經濟合作的原則，另一個是形成泛美制度的基本法則。對於前一問題，華盛頓的泛美經濟與社會理事會已擬成一個草案；而對後一問題則泛美同盟也準備提出一個議案，設立永久的泛美軍事聯防會議，而這個會議的工作，除了研究泛美軍事合作計劃與提供有關西半球安全意見之外，頂主要的便是建議在組織、訓練與供應方面的合作措施。所謂組織、訓練與供應方面的合作措施，說得明白一點，就是上面我們所講，去歲美國國會所討論的泛美軍事合作方案，也就是以武器與軍訓標準化為基礎而組成以美國為統帥的共同防衛體制。

經過了六個月時間的距離，自里約熱內盧會議到波哥大會議，有一個顯著不同，即南美方面以智利等國的對蘇絕交，已逐漸透露出對美的依賴，而後者又以排除歐洲殖民勢力為利誘，當然是美國使整個拉丁美洲入其國防牢籠的最適當機會。可是即使是這樣，南美國家對此共同防衛的事業要求平等代表的權利，以及反對本國軍隊服從外國的指揮，還可能是會議中的暗礁。因為誰也能明白，泛美同盟這個提議，乃是去年美國國會提議的再版，而美國這樣急切地想建成一種西半球共同防衛體制，正和過去日本要求我國為組織的一樣，其目的在把整個西半球化作美國的殖民地。如果美國能使整個西半球的武裝力量置其掌握，毫無疑義地，不久美國即能對其獲致全部的經濟與政治的控制。基於這個理由，我們相信：美國的擴張主義者，這個軍事的要求不過是攫取全美洲天然富源的一個先決條件。唯其美國想攫取美洲的資源與其它的經濟利益，所以她不願第二者分羹，必先在美洲造出一個安全的區域。然而要造出這個安全的「美國天下」，共同防衛自然是一個不能缺少的步驟。對此目的，在一九四五年與一九四七年的兩次泛美會議中，已有了很大的收穫，甚至對後者一次會議，范登堡曾稱為「黑暗中湧出了太陽」！

那末此次波哥大會議可說是這個「太陽」最初射出的一種强烈的光芒」吧！明白了這些情形，我們能夠說：泛美的共同防衛雖然是齊一反共步驟之必然結果，實際卻反射出「不列顛聯合國」的一種悲哀。顯而易見，排除美洲以外的國家供應武器，這無異將在相當時期內排除全部此等國家於美洲市場之外！「反共」只是這個排除政策的一種烟幕。

經濟合作的眞相

話說到最後，就不能不回到經濟問題。提到經濟方面，在去年里約熱內盧會議的指導委員會中，固然古巴已提到經濟侵略的話。實則此種侵略早已把南美國家驅役於華爾街獨佔組織之下，今日除非南美發動全體共同的叛變或革命，已毫無挽救的可能。戰後二年之間，美國私人資本流入於南美各國者，已超過了五億美元。同時美國對南美的輸出，其總數也極可觀，如以去年首四月而論，即達十二億八千一百萬美元；而同時美國對美輸入（在上述同時期僅有七億七千四百萬美元）。從此可以看出，美國對拉丁美洲已阻止了它的工業化努力。因此，南美各國如墨西哥、古巴、秘魯、瓜特瑪拉與玻利維亞等，今已毫不隱蔽其經濟窘況，而對美要求援助。

美國將在這次會議中，怎樣來解決這些南美國家的經濟問題呢？據亞摩爾氏在去年十二月九日向紐約泛美協會的演詞所稱，下列數點無疑將爲波哥大會議中所討論的主要項目。第一、是美國政府與私人資本的大量流入南美，白宮方面已計劃在國際銀行之外，更利用進出口銀行（此爲美國對外獲取戰略資源的唯一工具），並鼓勵私人資本的投資。爲了使這些投資（不論爲政府或私人的）獲有一個安全的保障，亞氏毫無掩蓋地說出下面幾點希望：

（一）南美各國應對外國的投資作廣泛的許可；（二）南美的經濟開發應有一個長期的計劃，至少爲二十或三十年；（三）要實現這個經濟的長期建設，必須在美國與南美各國之間形成合作的行動，而此種合作將包括對一切資源調查而言。

第二、是國際貿易憲章中所列具的條欵，如關於減低關稅及各國放棄貿易的差別待遇等原則，美方都希望能在更爲廣泛的基礎上爲泛美各國所接受。可是我們如拿哈瓦那會議的情形來說，有些南美國家並不能完全贊同這個「自由貿易」的美國意見，尤其像阿根廷竟然最後拒絕簽字於「憲章」之上，所以這個問題顯將在波哥大成爲一個辯論的焦點。第三、是對於泛美各國的出口貿易，美方將要求作一種普遍的共同統制。據亞氏所述的意見，認爲有很多必要的資源，既不易滿足美洲的供應，所以便不應再爲南美各國自由輸出。原來早在一九四六年的年底，美國已經成立了一個戰略資源的五年積儲計劃，而此一計劃到了去年更改爲六年的儲積計劃。其儲積的對象，我們從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六日美前任國務副卿（專管經濟）克萊頓（Clayton）的口中所透露，原來就是指鐵礬土、錳、硝酸鹽、鉻、錫、銅、石油、高質的鐵、鈾、以及其它製造原子彈的原料！第四、是經濟的援助問題。據亞氏所說，南美洲將和歐洲不同，前者所需決非如馬歇爾對後者所形成的復興計劃，要求生活必需品的供應以及工業生產所需的燃料與原料，而是在於協助南美各國的工業化，所以他們所需要的乃是生產工具的供應，如工業設備、機器、工程技術、資源開發與工業化。這種援助，對於工業落後的國家本是應該的，可是根據上述目標如果南美各國沒有不能將其工業化的計劃適應其民族的需要，反而在便利外國的投資，則自將使其殖民地性格益趨深刻化。何況如馬歇爾去年在國會中爲其援歐計劃作證時，曾經說明援歐的某些物資將自南美各國取得其供應。那末我們深信，美國方面可能將這一次泛美會議中，對南美各國制定某些「援歐的負担」，必然也毫無疑義了！

以智利爲證

這樣，我們可以明白，雖然在去年秋天美國爲了完成其泛美的共同防衛計劃，終於應許南美國家在本年春天再召開泛美會議，討論經濟問題；但白宮方面對於後者也不能離開其共同防衛的角度。正如過去日本想把經濟合作來確保對中國的共同防衛一樣，現在美國國務院的計劃者也把這一套的侵略詭謀移植於所謂泛美的睦鄰政策之下。所謂反共，只是這個侵略步驟的一種烟幕，或者像一種糖衣毒藥一樣，使泛美各國在反共的虹暈裏，迷失了他們經濟上保持獨立的途徑，而永遠爲其本洲的帝國主義者服役！

爲使讀者易於明瞭起見，我們可拿智利爲例，說明她曾怎樣地被封鎖於美國資本之下，終於被迫與蘇聯、南斯拉夫和捷克斷絕邦交，以至使其政府成爲美國大使館的傀儡組織！

智利雖爲南美三强之一，但比諸巴西與阿根廷，卻大有遜色。她可說僅比南美的二等國家，如烏拉圭、赤道國及巴拉圭等略勝一籌而已！她的國土可以雨量的多寡分作南北中三部：南部幾終年下雨，中部雨量適度，而北部雨量極小。北部區域最廣，且包含著名的阿大卡瑪沙漠（Atacama Deser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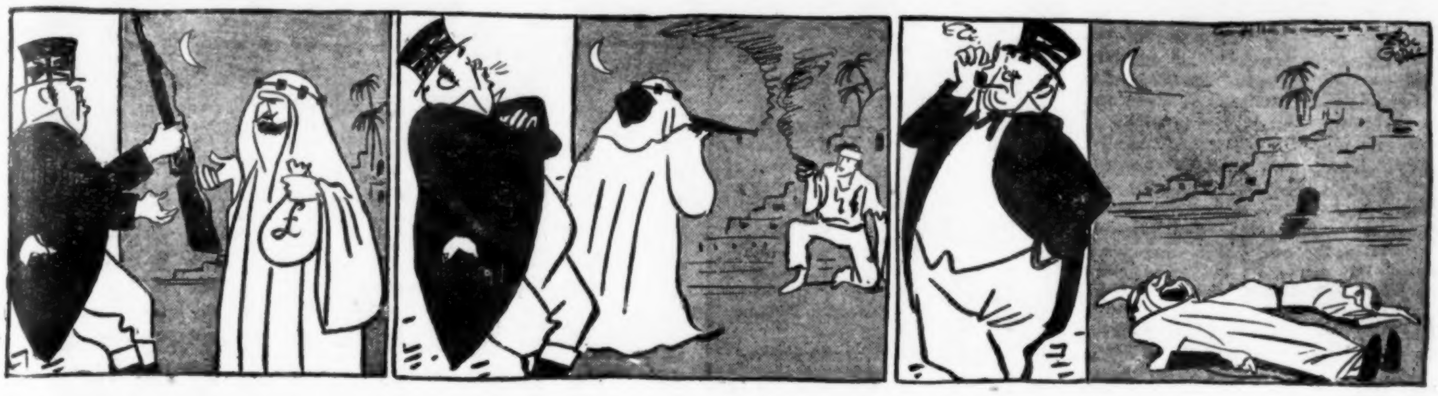
，在那裏蘊藏着智利的主要資源，但已完全處於美國資本勢力之下。譬如說吧，阿大卡瑪鐵鑛的開發權早就給美國的伯利恩製鋼廠（American Bethlehem Steel Company）所取去。阿大卡瑪的銅鑛，已入於美國銅業獨佔組織「阿那岡達」銅鑛公司（Anaco da Copper Mining Co.）之手。就是所謂英智的硝石公司，今天也只是一個虛名，實際其資本已完全入於美國的掌握。再如阿大卡瑪以南的鑛產像銅已爲另一個美國銅業獨佔組織「凱納科脫」銅業公司（Kennecott Copper Corporation）的資本所控制，而著名的財閥杜邦（du-Pont de Nemours）更在「南美炸藥公司」的名義下，實際上支配了阿大卡瑪，甚至智利全境的硝磺資源（智利爲世界最大的硝磺國）。以目前的數字來計算，美國已操縱了智利全國百分之四十至四十五的硝磺出口（在戰時操縱的硝礦出口更大，爲全國百分之七十至七十六）。事實上，智利全國的銅鐵出口都是輸出到美國去的。幾乎全部的銅鑛，今日完全爲美國前任國務副卿（專管南美事務）布拉頓（Braden）所投資的一個公司所掌握。

美國對智利的直接投資，原是拉丁美洲國家中最多的一國（除古巴以外），今已達五億美元。這樣的投資，顯然在以智利的資源爲其搾取的對象，而獲取龐大的利潤。例如美國橡皮出口公司對智的投資，即可每年獲取百分之一千另八十九的利潤。因此這些美國資本勢力的進入，完全阻斷了智利民族工業建設之路。甚至智利的輕工業，也只限於製造一些不甚重要的，如火柴、領帶、呢帽和牙膏之類，而對於工業用品、原料及食糧等同樣需要輸入。因爲智利的中部，雖然是一個農業地帶，但河流缺少，而其百分之七十五可耕的土地却全爲三百五十位大地主所佔霸，故絕對大多數的人民陷於普遍的貧窮。南部的土地，大都人口稀少，戰後德國的法西斯黨徒大半匿藏在這裏（據統計有三十萬人）。全國的收入，僅靠關稅，故在經濟上完全仰賴於美國，而在三十億智幣的對外國債中，幾乎全部是來自華爾街的。這樣地，智利在經濟上不能自給的狀況，終於壓迫着智利現政府，放棄他們一年前的政策，聽命於華爾街的支配，首先在南美舉起反共的義旗，而對其南部法西斯主義者的滲入，毋寧加以同情的支持！

拿智利的現勢來做證明，我們就可以指出上面亞摩爾所說明的泛美經濟合作，乃是如何地一個單方的片面見解。如果馬歇爾的援歐計劃，祇是以經濟的對歐合作來換取西歐和美國的共同防衛（本月初所形成的布魯塞爾西歐五國聯防計劃）；那末此時以三月三十日爲始的第九屆泛美會議所討論的經濟合作和泛美制度，自然也僅能在替去年九月二日所通過的泛美安全與互助條約，貫徹其共同防衛的一種戰略使命。南美國家，非但無法重申其經濟獨立的自由，抑且將從此更形加深其殖民地化的性格。在這個安全鎖環之上，所謂「阿根廷的叛變」，今已很難再演。即使她在國際貿易會議結束之時拒絕簽字於這個貿易憲章，但在此次波哥大的會議中恐將全然失去其反抗的勇氣。蓋在泛美共同防衛的體制中，正如去年泛美安全與互助條約簽訂時的最後議定書第十一項所稱，各國的軍備均不應超過其共同防衛的需要，那末這個需要自然也可以剝削南美國家經濟獨立的可能性。以前英國對阿根廷的軍火貿易既然激怒了華府當局，當前英國和阿根廷的經濟往來，自然是白宮眼中之釘。舉凡擴充美國的投資、減低關稅、取銷貿易歧視、統制美洲出口、利用南美物資完成美國的援歐政策，莫不是華府當局所預先擬定的綱目。所以，此次會議必然也像去秋的里約熱內盧會議一樣，二十個拉丁美洲的國家僅有接受這個預定方案的權利！它的目標表面上雖爲反共，實則還有一個更爲重大的任務，促成不列顛的經濟破產！我們知道，英國爲了需要交換今後十八個月的食肉，迫着她僅能把阿根廷境內所握有的鐵道投資，移轉到華爾街的手中！所謂希望南美國家在反共目標下，全力協助美國完成其援歐政策，將來的結果不問可知，將愈使克里浦斯束手無策，英國將實質地成爲美國的頭號附庸。

三、二十六，寄自北平。

歷史會重演嗎？



美國爲什麽放棄「聖地分治」？

石嘯冲

油的追求

三月十九日，美國代表團在聯大安全理事會內正式宣布：美國決定放棄巴力斯坦分治計畫，建議成立暫時的託管。這是甚麼意思呢？正如紐約「下午報」所指出的：美國在聯大安全理事會所玩弄的陰謀策略，在破壞聯合國大會關於巴力斯坦分治計畫的決議案，其目的在擴大美國石油獨占資本集團在中東的石油利益。

過去，中東石油被開掘的祇是極小的一部分，那些油田幾爲英國資本所壟斷。美國石油獨占資本集團在中東大肆活動還是一九四二年以後的事。難怪美國石油獨占資本集團對中東石油的追求，是這樣積極了。

我們知道：巴力斯坦在中東原佔着很小的一角地位，這次戰後它已經由英國的問題演變而爲國際化的問題了，巴力斯坦爲甚麽成爲問題呢？因它是個殖民地，它有着關係重大的戰略地位，和關係到中東的石油供應問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前後，美國石油獨占資本集團取得了沙地阿拉伯的油田讓與權，這裏的石油，相當於整個中東油源的百分之四十二。接着，美國石油獨占資本集團在中東展開了活動，英美石油鬥爭尖銳了。

美國石油獨占資本集團爲了獨占中東石油，一九四三年，羅斯福政府成立了「石油儲備公司」，主要目的在取得美國國外的石油資源，而中東就是美國的重大目標。不久，美國在中東築成了橫貫阿拉伯的石油管，在中東各地設立了若干煉油廠。一九四五年，英國石油獨占資本集團在美國資本高壓下，締結了「英美石油協定」，從這個協定上看，英國資本是退守，而美國資本是進攻。

戰爭結束之後，美前內政部長伊克斯就說：「石油帝國的首都須向中東移動」，美參院石油委員會主席奥馬加尼指出：「美國在世界政治的領導權，繫於美國的新油田之繼續發現。」

接着，「石油帝國」就向中東進軍了。

向巴力斯坦進軍

當美國取得了沙地阿拉伯油田的時候，美國務部油料管理的官員摩塞士（John Moseus)與雷納(Charles Ragner）就表明：沙地阿拉伯油田的開發，將被遲延到巴力斯坦局勢廓清之後。這是說，美國要獨占中東的石油，不能把巴力斯坦丟開，原因是石油運輸成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從阿拉伯敷一條長達千哩的油管——經由巴力斯坦和敍利亞出海。而且他們還擬定了一個計畫，這個計畫引起了英國石油商的重大不安。

其次英國是把巴力斯坦作爲它在中東以及蘇彝士運河一帶利益的戰略中心。在英國統治者的心目中，它要把巴力斯坦代替埃及，於是在中東從事組織另一系列的根據地。多布魯克和班加齊都變成了要衝，在外約但獲得了駐兵權，武裝了塞

浦路斯島。這樣佈置，把巴力斯坦作爲這一系列根據地的中心，使海法跟外約但連成一片，從而把外約但造成一個堅強的堡壘。

這是戰後英國統治中東的計畫，美國看穿了英國的計畫，於是它向巴力斯坦伸出了手。乃有一九四五年杜魯門總統向英國建議，允許十萬猶太人移入巴力斯坦之舉。

英國對杜魯門總統的建議，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它既不敢與阿拉伯人發生爭執，也不敢觸怒美國。最後乃成立了「英美聯合委員會」，以調查巴力斯坦的情況，這是企圖調和英美矛盾的初步組織。

但是，調查並沒有甚麼結果。一九四六年，英國提出了猶阿分治計畫，也毫無結果。到了一九四七年，英外相貝文宣布：把巴力斯坦問題提交聯合國處理，聯合國大會設立了五十七國巴力斯坦特別委員會。

在聯合國大會開會期間，英代表宣布：不論聯大的討論結果如何，英國決定放棄對巴力斯坦的委任統治權，撤退在巴力斯坦的英國軍政人員，同時，美國代表在聯大五十七國巴力斯坦委員會席上宣布了巴力斯坦處理方案：接受猶阿分治的建議；允許十五萬猶太人移入巴力斯坦，在過渡期間，英國不能放棄託治責任，美國願協同聯合國維持巴力斯坦的內部秩序。

蘇聯支持在巴力斯坦分別建立猶阿兩個國家的建議，理由是尊重它們的民族自決權利。

聯合國大會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六日通過了巴力斯坦分治決議案。但，猶阿兩族的流血，並沒有因之中止。

石油商的勝利

巴力斯坦分治決議案爲甚麼不能執行呢？原因是英國的政策沒有改變。它的政策企圖是以巴力斯坦流血，作爲打消分治計畫，從而鞏固英國在中東的地位。

而美國呢？對巴力斯坦的動亂，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以推進巴力斯坦分治案的執行。美國國務部雖然宣布禁運軍火至中東各國的命令，可是結果，七個阿拉伯國家可以從別個國家取得軍火，而無法取得軍火的却是猶太地下軍。這樣，美國所支持的，原來不是猶太復國主義者，倒是最反動的阿拉伯勢力。十分明顯的，美國的中東政策跟英國沒有甚麼不同，基本上是在扶植反動勢力，爭取它們依照美國的意志，建築起反蘇的堡壘。從這點看來，英美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觀察家指出：英國之打消巴力斯坦分治計畫，其目的從眼前看，是爲了維持自己在中東的地位，但它的「長射程的目的」，其則是替「馬歇爾計畫」在中東鋪平一條道路。

誰也知道，英國今天是金元的俘虜，在處理若干重要問題上，它不能不聽任美國的擺佈。美國既向中東進軍了，它自然不以取得沙地阿拉石油爲滿足，而要控制整個中東的石油資源，它企圖從波斯灣上的油井區通到巴力斯坦的海岸，築一條油管。之外，在軍事上說，這樣可以使戰後進入東地中海的美海軍艦隊，獲得在中東的石油接濟。

這說明了甚麼呢？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巴力斯坦，已經不是英國戰略的中心，而是美國擴張勢力的一個前哨了。現在整個中東幾乎全是美國戰後開闢的新天地了。那麼，美國之視巴力斯坦爲囊中物可以說是必然的。

因此，巴力斯坦分治決議在聯大通過還不到四個月，美國就着手推翻它了。本年初，杜魯門總統强調美國在中東的利益，要阻止巴力斯坦的混亂。三月十九日，美代表奥斯丁先後向五大國會議及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建議：取消巴力斯坦分治計畫，暫由聯合國機構代管。同時，馬歇爾發表聲明：「放棄『聖地』分治，在我看來實是美國所能遵循的最明智途徑。對於巴力斯坦問題，各主要國家曾舉行會議，意在覓致協議的基礎，俾以和平方法執行『聖地』的分治，但結果並未成功。因此，美國纔決定建議放棄分治計畫。……由於國際局勢的嚴重，巴力斯坦的公開戰爭愈加有防止的必要。」

蘇聯代表葛羅米柯對這個建議表示反對，它指出這一違反了聯大一九四七年的決議。接着，英美舉行秘密談判，華盛頓透露消息，英美談判的成功，需要美國金元作爲抵銷英國繼續統治巴力斯坦的費用。

英美秘密談判的結果如何？不待說英國要對金元低頭，最後，由美國軍隊來執行代管制度。這是「石油帝國」對中東進軍的凱旋，美國石油獨占資本集團的勝利。正如美民主黨參議員茂萊所說的，美國之放棄巴力斯坦分治計畫是美國石油商的勝利。

現在有一萬以上的美國人散布在中東各地從事開發油源。巴力斯坦執行代管以後，開發油源的美國人更要加多，美國所要求的石油也更加迫切。雖然美國是世界油藏最多的國家，石油產量居第一位，然而，它仍感「油荒」。據國務部石油顧問估計：美國在今後十五年至二十年間，每天國內需要石油量約爲六百五十萬到七百萬桶（還不包括軍用的），而國內的石油產量，每天不會超過三百五十萬桶。因此，美國國內石油的消耗平均計算起來，每天要差三百萬桶，一年便要差一百八十萬噸。官方依據這個估計便推定，美國如果沒有新油田發現，到一九六五年美國所需要的一半石油，須靠國外輸入。

這種估計是否正確那是另外的問題，但由此可見軍國主義化的美國已跟石油結了不解之緣了。當一九四四年二月，杜魯門總統在任職參院時，他就建議：鼓勵美國石油商要大規模的開發中東。如今，美國石油獨占資本集團在巴力斯坦的勝利，可以說是大規模開發中東的起頭吧。

美國與義大利選舉

岳西

一 火藥氣的演說

去年三月，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了一篇爆炸性的演說，聲明以四億美元援助希土，使希臘的內戰，更加火上添油。今年三月，杜魯門的第二個炸彈又在美國的議會裏響起來了。不過，這一次的箭頭，針對着義大利。

美國對於義大利的注意，是基於下列幾種原因：第一，義大將於四月十八舉行普選，距今只有三週。選舉時左右兩派的勝敗，固然決定着整個義大利的民族前途，同時，對美國在地中海的霸權也會發生極大的影響。可是自從去年五月，喀斯貝里政府接受美國的指使，把左翼政黨從聯合內閣排斥出去以後，共產黨和社會黨雖以在野地位，展開民主團結運動，勢力反而空前强大起來。她在這次選舉中，很有擊敗基督教民主黨的可能。單從最近義大利富豪們紛紛爭辦出國護照的事情上，就已把喀斯貝里的黯淡前途烘托出來。這是使美國不能不担心的。第二，上月捷克政變，反動派陰謀敗露，美國藉以伸入東歐的唯一小窗是關閉了。當時美英法輿論洶洶，羣起指責，美國尤其恐怕捷克親美派的失敗，將是義大利的先例，所以華盛頓外交界人士就會「預料共產黨控制整個捷克後，蘇聯即將在法義兩國煽動紛擾」；第三，在經濟上，美國的獨佔資本家對於義大利北部波河流域的石油，早已發生興趣。當一九四三年美軍在義大利登陸的時候，他們的隊伍裏就已有石油專家了。現在，美孚油公司打算在義大利建築若干龐大的煉油廠，使計劃中的沙地阿拉伯與海法間的一千英里長的油管獲得更多的利潤。美國專家强調指出，「義大利的煉油廠，可以利用當地低廉的勞動力。這就可以將石油售與歐洲的消費者，而獲大利。」第四，在戰略上凡是欲稱霸歐洲的，地中海是必爭之地。古語說：「誰控制地中海就控制歐洲」。義大利在地中海上，佔着非常優越的位置，她把一隻長「靴子」伸出在地中海的中央，而且在她脚邊還躺着一個西西里島。這是人們恭維義大利是「地中海的女主」而西西里則是「地中海的重心」的原因。目前，英國是衰老了，她對地中海已經失去控制的能力，只能讓美國來取而代之。美國既想在地中海鞏固霸權，就不能不把觸角伸到這戰略重要基地的義大利頭上來了。

二 形勢的對比

現在全世界的視線正集中在四月十八的義大利議會選舉，雖然它的結果很難預料，但我們根據最近事實的發展和各方面的報道，可以推斷喀斯貝里內閣的命運並不十分樂觀。看去年總選的結果，喀氏的基督教民主黨共獲得選票七、八七六、〇〇〇票，社會黨四、二〇〇、〇〇〇票，共產黨四、〇〇〇、〇〇〇票，其他各黨四、〇〇〇、〇〇〇票。綜計右派與中間派所獲選票的總數，只超過了左派約一百萬票。今年的情形怎樣呢？客觀地說：恐怕喀斯貝里的困難是更其增加了。因爲一方面，是左翼社會黨領袖南尼，堅决地與共產黨站在一起，他們已於今春成立人民民主陣線，準備在此次大選中擊倒彼等所指斥之不忠與腐化之基督民主黨政府。另一方面，美國導演的義大利「中間」派亦擬組織同盟，工人社會黨(即脫離南尼的右派社會黨)領袖薩拉加特在會中雖大聲疾呼「此中間集團的組織，乃拯救民主的途徑。然各代表仍拒絕接受其意見」。由此觀之，一面是統一指揮，一面是力量分散，此對喀斯貝里不利者一。

根據杜格里雅蒂在共產黨第六屆大會席上的報告（一月四日），他說：「今天職工運動已網羅了約七百萬工業農業和中等階級的勞動者。共產黨本身也鞏固了，成爲一個團結着二百萬勞動者的强大民主組織。」由於這些數字，顯示在義大利的合格選民共約二千六百萬人當中，人民民主陣線的基本擁護者就幾達半數以上。此對喀斯貝里不利者二。

凡欲取得選民信任投票，是應該由事實來表現的。喀斯貝里在過去政績上顯得很糟糕。他唯一依存於美援，而對國營計劃怠工。尤其在勞資問題上，喀斯貝里無疑是代表着資方的利益的。義大利的主要工業如棉毛織工業都已恢復戰前的水準，但是生產率的提高只爲工廠主增加其利潤，工人的工資絕對趕不上物價的上漲。一般地說：「農產品的售價自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六年增加了三十六倍，但農業工人的工資在同時期內只增加了二十六倍。產業工人的工資在一九四五年

謂復興的工作，反而引致了大衆的貧窮和失業。而喀斯貝里由增稅而獲得的千百億鉅欵，又都取自勞動人民，而不是取自戰爭投機商人。失去勞動人民的心，就等於失去無數的選票，此對喀斯貝里不利者三。

三 無恥的意圖

在本質上，喀斯貝里政府是由三種類型構成的，她代表着和王室相聯結的集團，同時，也是梵蒂岡和美國政策的工具。這在最近競選運動極度緊張聲中，它所採取的措施，可以證明的。首先，它已頒布命令，徵召二萬名官兵加入警察隊。已經運到羅馬的美國三百輛裝甲車，即用以裝備這些警察。「國防部即將同情民主的軍官從軍隊中開除」。而且，「正規軍將調往北義共黨控制下之四大戰略城市附近，以防止任何非法攫取政權」。其次，教皇已經發表敕令，號召全義的天主教徒參加投票，以擊敗共產主義。此外則是

事實上，美國對義的軍事干涉，早已部署完成。兩月以前，美國的海軍陸戰隊就已到達大蘭多和布林的西港口。英美兵士在烏第涅城出現。而據美國海軍部次長凱尼於本月廿二日聲稱：「目前美海軍共有十四艘戰艦駐在地中海，但其中任何一艘，均未攜帶原子彈。」除了軍事以外，美國對義還施用種種政治壓力，如馬歇爾警告義大利，如果共黨在選舉中獲勝，則將得不到美國的援助。此外，廿九艘商船的贈予、債務的取銷、以及建議的里雅斯特港交還義大利，非洲的索馬利蘭、伊里特里亞再由義國託管，還要希臘放棄向義要求賠償，以及換取蘇聯撤回其對於義大利聲請加入聯合國的反對。這一連串的事情與建議都是對義外交攻勢的表現。

戰艦雲集，原子威風，使得地中海上的波濤是愈洶湧起來了。這些軍事行動除了暴露軍國主義的真面目以外，美國決不會成功。因為事實昭示我們，世界上最大的力量，並不屬於犀利的武器，而是屬於廣大團結的人民。希臘的情形應該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三月廿五日

時代與人物

義大利社會黨領袖南尼

重光

當西歐各國社會黨大部份戴上了國際「第三方面」的面具，自告奮勇地替擴張主義者傳「道」的時候，南尼（Pietro Nenni）領導下的義大利社會黨卻如鶴立雞羣，始終堅持着自己黨的民主路線。在今天，尤其是在義大利大選前夕的今天，義大利社會黨已成為義國政治舞台上舉足輕重的政治集團，而它的領袖南尼也已成為舉世矚目的人物了。

義大利社會黨是義大利第二個在野黨，黨員共有一百萬人，它始終堅持着與義共合作。南尼曾經說：「義大利社會黨所以要和共產黨聯合一致，這是因為義大利工人必須團結一致以爭取義大利的真正民主。人們不能站在兩條路的中間，不是這一條，就是那一條。」他又說義大利四月十八日的大選「給予義大利人民兩個抉擇：不是右就是左。」

義大利社會黨的政綱大致主張大企業、銀行及公用事業一律國有化；主張土地改革，實行「耕者有其田」；主張課富商重稅以嘉惠勞工；它抨擊喀斯貝里政府，說它成了美國奴役義大利人民的工具；它並主張義國所有工廠一律交工人管理委員會全權處理。

義國社會黨在義大利工人方面的勢力極大。去年春天，義大利勞工聯合會在五十七個分會舉行選舉，結果義共得二、六一二、七二七票，南尼的社會黨得一、〇三七、八六六票，而從社會黨中分裂出去的薩拉加特所領導的工人社會主義黨，則僅得九八、〇六四票。

對於馬歇爾計劃，南尼表示援助必須以輸出償還，而不能附有政治條件，他說只有在這一個前提下他才能歡迎美國的援助，即：「這一種援助不得意味着拋棄我國的國家獨立性，不得意味着把我國變成美國的一個軍事基地。」

南尼於一八九一年誕生於義大利北部芬柴（Faenza）的一個工人家中，家境清寒，七歲時就被送進孤兒院裏，十八歲離孤兒院去作工。兩年後，他因為反對義大利對土耳其的戰爭，而和另一個「社會主義者」即後來的黑衣相墨索里尼一同入獄。

當法西斯在義大利攫得政權後，墨索里尼多方百計想拉南尼加入法西斯黨，南尼堅決不從，他就被捕和非刑拷打，並於一九二六年被逐出境。在那個時期，南尼在法國辦了一份反法西斯的報紙。

在西班牙內戰時期，南尼組成了一支愛國志士軍幫助西班牙共和政府作戰。西班牙共和政府失敗後，他回到法國。他有三個女兒，一個死在大墟（Dachau）的納粹集中營裏。

法國淪陷後，維希政府把南尼逮捕了交給了納粹。一九四三年，德國人又將他引渡給義大利法西斯當局。那一年，正當義大利法西斯政府垮台，南尼獲釋走出了義大利的監獄，而不久以後，他的「老朋友」也是老冤家的墨索里尼，卻被人民捕殺，暴屍米蘭的街頭。

義大利宣佈共和後，南尼曾兩次任副總理，去年一月辭職。現在，他致力於加強社會黨的組織，並從而鞏固義大利人民民主陣線。他認為今天只有加強人民民主陣線，纔能給義大利帶來光明的前途。自然，西方國家對南尼也有過不小的幻想，但南尼始終不受利誘，因此他在社會黨內乃至在義國政治上的威信日高。在上月倫敦召開的國際社會黨大會中，因為通過了一項警告波蘭和義國社會黨的決議，他毅然地走出了會場。

* * *

義大利基督教民主黨領袖喀斯貝里

共產黨領袖杜格里雅蒂

共和黨領袖庇夏蒂

一個美國記者筆下的義大利

美・Michael Straight

義大利人民今天生活在饑餓的邊緣上。混亂、失敗、經濟貧困——一切內戰爆發前必有的現象，義大利在今天都有了。我在羅馬時，一天晚上庇夏蒂(Randolfo Picciardi)和杜格里雅蒂（Palmiro Togliatti）一同來吃晚飯。大個子、幽默的庇夏蒂，曾經在西班牙共和政府的軍隊裏做個旅長，現在是義大利共和黨領袖——共和黨是由瑪志尼（Mazzini）創立以統一義大利的獨立自由運動。杜格里雅蒂短小精幹，是義大利共產黨的祕書長。

他們兩位對於義大利目前的處境，是意見相同的。「我們已經不是一個戰敗國了，」庇夏蒂說，「但是我們還沒有獨立自由。我們是生活在封建制度下的進步民族，我們是生活在教會統治下的驕傲的人民。產生小農階級的社會革命，這裏不曾發生過。我們只有貧富兩個階層。可是，我們的農民一隻脚踏在土地上，一隻脚踏在教堂裏，却站着不能動了。」庇夏蒂繼續說下去：「戰爭結束時，一切都需要我們實行社會革命。在表面上，當我們推翻君主政體，建立共和國的時候，我們完成了革命。但是，實際上一切都沒有改變。

「我們的土地和資源，都掌握在幾個人手裏，法西斯黨人依舊留在他們原來的職位上。只有上層的幾個戰犯被清算了。其餘的不是沒有調開，就已經回來了。他們刊行我們的大報紙。他們佔有政府中的位置。他們努力要把自已在第二次大戰中所失掉的，在第三次大戰中弄回來。」他乾笑了一聲，又說下去。「以前義王爲了要收買選票，把成千個獎章分發給忠於他的政權的人。我們把他趕走時，他留下的獎章還有山那樣高。現在我們的政府又在分發這些獎章了。這就是我們的革命！」

「這一切我們都得怪美國和英國，」庇夏蒂加說道，「這些佔領國，他們阻礙我們的社會革命，把舊秩序帶回給我們。」「只有成立左派政府，才能挽救今天的義大利，」他繼續說下去。「但是有一件事非常重要，這冬天我們只有一百萬噸穀物了。我們需要三百萬噸。假如美國的穀子不來，到春天我們就得統統餓死。

「我們不能不完全依靠美國。我們都相信，假如春天選舉中左派得勝，美國就會停止一切物資的供給。那[illegible]

四月十八日義大利的大選，正吸引全世界的注意。這一選舉的結果，對於今後歐洲的局勢，將有極大的影響。由於左派人民陣線在選舉中顯然佔居優勢，杜魯門已在大叫「義大利的危機」了。事實上，這所謂「危機」的眞相究竟是怎樣的呢？是誰在製造着「危機」呢？

本文作者史屈萊脫，是美國「新共和」週刊發行人。他曾和華萊士一同去過巴力斯坦和南歐，這是他回國後的一篇報告。在美國報紙大唱「義大利危機」的今天，這篇文字是特別應時的。

世界點滴

義大利大選前奏

史煉

在義大利大選前夕，有一個富有啓示性的插曲，對於義大利四月十八日的大選很有象徵的意味。這就是二月中旬義大利柏斯坎拉（Pescara）的市選。在這次選舉中，以社共兩黨爲主的人民民主陣線獲得了壓倒的勝利。選舉結果，人民民主陣線候選人得一萬三千六百四十六票，基督教民主黨得七千七百九十八票，「國民集團」得四千五百四十六票，薩拉加特的擁護者得一千一百五十票，共和黨得九百四十九票。人民民主陣線在市議會的四十個席次中得了二十一席，而且它的選票從一九四六年的百分之三九・八，一直增加到這次的四八・六了。

有一個美國專欄作家在評論這件事的時候作着一個「挑戰性」的結論說：「看看美國怎樣做吧，美國是不是會像對付希臘一樣，將坦克和飛機送給喀斯貝里政府，以使義國人民的自由意志不能實現呢？」

德國的三佔區和蘇佔區

德境蘇佔區和三佔區今天出現了兩幅完全不同的圖畫。據美國著名政論家史達羅賓(Joseph Starobin)二月十九日在美報上撰文說：「西德正在殖民地化，沒有一個德國人會對這種現象感到歡喜。據西德國際貿易司司長亞樂普（Josef Orlopp）所發表的數字，一九四七年中西德的出口貨物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原料——煤斤和木材，而工業製成品的輸出却僅佔百分之十五。」

蘇佔區的情形怎樣呢？史達羅賓寫道：「蘇佔區中職工會都已組織起來並已成爲一個決定性的力量，新的政黨都被鼓勵着使德國人自已來處理德國人民自已的政治生活，在那裏土地已經根據「耕者有其田」的原則均分，主要工業也已國營。

「一九四八年，蘇佔區的工業生產除了移作賠償以外將再提高百分之七——十，而且，賠償品是根據德國人民自已所需之外而有餘的這個原則輸出的。根據亞樂普所發表的數字，一九四七年蘇佔領區輸出的原料佔百分之一七・六，半成品佔百分之二一，製成品佔百分之五七・九。據統計，一九四七年蘇佔區向西歐和北歐輸出的產品約佔百分之八十。」

日本人口激增與糧食問題

子像被追逐的遊擊隊一般趕到山裏去的。」

杜格里雅蒂微笑着說：「庇夏蒂是個寬宏大量的人，只是他被他的幻想所欺騙了！」

「這些是幻想嗎？」庇夏蒂大叫起來。「看看希臘！看看西班牙！不論我們今天所面對的是一些怎樣的社會問題，我說今天共產黨一定要接受一個小黨派地位！」

杜格里雅蒂又微笑了。「假如我們是一個小黨派，庇夏蒂就對了，」他說。「但是我們是一個大黨，大多數的工人，在某些地區，甚至大多數的農民，都擁護我們。去年我們有黨員一百五十萬人，就得到了四百萬選票。現在我們是一個擁有黨員二百三十萬人的大黨了。你不能鎮壓我們，你不能沒有我們而創造民主！」

「可是你們今天也還是不能掌握政權，」庇夏蒂回答，「那麼，爲什麼不鼓勵社會黨加入政府，使這政府更能代表民意呢。」

「不」，杜格里雅蒂回答。「我們是一個建設性的運動。義大利最大的城市——熱諾亞、波羅格拿、里窩那和佛羅倫薩——都由我們在治理。在有七百萬員的工會運動中，我們擁有大多數的羣衆。我們堅持要參加政府。庇夏蒂相信祇要他在政府裏，他就可以保護我們，使我們不受喀斯貝里的壓迫。相反的，喀斯貝里會用他來鎭壓我們呢！」

戰爭結束後，抵抗法西斯運動的領袖巴利（Ferruccio Parri）馬上在義大利成立了一個聯合政府。巴利雖然解決了戰爭問題和納粹佔領問題，却發現和平的問題和盟軍佔領問題解決不了。由於美國的協助，基督教民主黨領袖喀斯貝里成立新政府，把左派趕出去。

我問杜格里雅蒂：假如去年的聯合政府解決不了什麼的政治社會問題，今天的聯合政府又怎麼會成功呢？

「巴利的每一個行動，都須得到軍政府的批准，」杜格里雅蒂回答，「可是我們還是建立了共和國。今天，我們不能接受庇夏蒂的意見，認爲義大利必須再等待一下，再等待一下。」「當然，這裏有着一個國際問題，」杜格里雅蒂對我說。「沒有美國的干涉，義大利今天已經有一個聯合政府了。不管美國會怎樣的恐嚇我們，義大利的人民會選舉他們所挑選的人的。他們會挑選共產黨和社會黨，我們會領導組織聯合政府。奴役義大利的人民，不能解決庇夏蒂的兩個難題；只有教育美國人，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對於目前的經濟問題，政府似乎完全束手無策。一九三八年以來，食物價格上漲了六十倍，而工資只提高了三十八倍。在一九四七年的六個月中，生活費用就增加了百分之五十。政府已經放棄了社會改革，冒險投靠給封建的地主階級和工業方面的幾個獨佔資本家。

地主和佃農間舊有關係，依舊主宰着義大利的經濟生活。食物的生產，一九四七年比一九四六年更低了。義大利的人口增加了百分之十，而產量却只及戰前的四分之三，每天每人只能得到二六〇〇卡羅里（熱力）的食物。只有穀物、橄欖油和糖是由政府配售的，黑市非常猖獗。麥的產量，一九四七年也比一九四六年少，只及戰前的百分之六十八。米和馬鈴薯只恢復從前的產量。生產主要食品的土地面積縮小了，奢侈品食物反而增加了。爲了要提高價格，大家留着牲口不賣。肥料已經非常缺少了，却被用來生產奢侈食品。半饑餓的義大利，只替黑市生產低熱力的食物。

在工業方面，在戰爭結束時，工人要求把納粹所購置和經營的大企業收歸國有。但是現在這些企業都交回給原來的主人了。工人要求勞資雙方成立聯合委員會，這要求也被政府拒絕了。獨佔資本空前大量地集中，尤其因爲美國進出口銀行的幫助，使資本集中在少數得到美援的幾家企業公司手裏。在工業方面，黑市也同樣的普遍，人力和物力都用來生產消費品。義大利今天有百分之三十的工業生產力閒着沒有利用。政府完全沒有能力應付目前的經濟危機。

和我談過話的每一個政治領袖，都說法西斯的危險是存在的。庇夏蒂說：「現在有許多小規模的法西斯運動。假如經濟情形再壞下去，他們會聯合起來。」杜格里雅蒂說道：「工業家們在募集一筆特別費，準備和進步勢力鬥爭。罷工時一羣羣的黑衫隊又出現了。對於那些無衣無食的人們，他們的宣傳相當發生力量。教皇躲在幕後坐收成果。可是我們不能和德國相比。反法西斯精神甚至在我們的中產階級裏，都是佔優勢的。人民對於國家主義不發生興趣；在戰時法西斯主義也不合羣衆的胃口。」他露齒微笑說。

杜格里雅蒂又加說道：「我們要爲防止法西斯主義而戰鬥。」我問他，在另一個情況之下，共產黨會不會從北部的地方政府入手，掌握政權？

「不會的，」杜格里雅蒂回答。「在目前義大利，不需要共產主義。我們只要求結束外國干涉，要求工業國有和土地革命。我們要有一個進步的民主政府，來防止法西斯的復活。我們要把化學工業品、礦業、電氣和

和政治」一文內說，戰後日本的人口已經激劇增加。去年十月日本戶口調查結果統計日本全國人口達七千八百萬人，而據一九三五年的戶口調查，卻只有六千九百萬人。十二年中日本的人口，增加了九百萬，它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爲自然生殖，另一方面是戰爭結束後日本大批僑民從朝鮮、台灣、中國和其他各處撤退回國結果。因此而引起的是日本糧食問題的嚴重，因爲日本有半數人民居住在城市，完全依賴着另一半人的耕作而生存。

今天，日本的糧食問題已經摻雜了重要的政治因素了，由於日本的土地制度原封未動，農民仍舊受着苛捐雜稅和高利貸的壓迫，而且政府爲了要對城市居民實施低價配給而強迫向農民收購農產品，這引起了兩個結果：一是日本農民可能訴之於武裝暴動。日本城市居民的生活如何呢？據該文說，平均每一個東京的家庭，因爲糧食配給的不足，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收入是化在購買黑市糧食上。這個現象使日本政府面對着重大的危機。

讀者·作者與編者

關於美國和蘇聯二三事

王井南先生（西安）：

一、美國的「援外」政策確如你所說，目的是在向世界擴展，來挽救其自身（獨佔資本）的危機。擴展的過程，無非是輸出資本、擴大市場、控制基地、以及奴役別國的主權……等。爲達到其擴展的目的，美國不顧一切地從事戰爭的準備，這固然增加了納稅人的負担，（固然如來信所說，連同獨佔資本家在內），但美國獨佔資本家企圖藉此解決生產過剩的危機，維持高物價，以保證高度的利潤，這些「負担」對於獨佔資本家是算不了什麼的。至於美國一般人民因此而蒙受損害，日益減低生活水準，卻毫無疑義。

二、蘇聯取消配給制度，表示着蘇聯經濟的日趨穩定，表示着她邁步復員的方向。因爲這種「配給制度」，是因戰爭的非常時期的需要而設的。誠如來信所說，今天蘇聯還沒有達到「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社會的時期，但「各盡所能，各取所值」卻無疑是她

銀行收歸國有——和英國的辦法差不多，還不那末急進。」他又加上說（庇夏蒂也表示同意），「外援並不能轉變爲生產的增加。」

「你們會單獨組織一個政府嗎？」我問。

「共產黨一黨單獨行動，不能夠解決義大利今天的問題，」杜格里雅蒂回答。「只有和別的民主黨派聯合組織政府，我們才能幫助解救義大利的危機。」

我又問他，假如一個左傾的政府得不到美國的援助，它能存在嗎？「當然可以的，」他說。「在戰前，在德國趕走我們之前，中歐和東歐一向都是義大利的大市場。德國已經不再存在了。但是我們在歐洲中部和東部的貿易眞是無足輕重，因爲美國反對我們在那裏發展。我們需要美國的物資，但是我們反對他們在供給我們物資的時候所附加的條件。不過我們和東歐的貿易會大大地發展的。其實美國應該支持我們，因爲那樣美國的救濟負担就可以減輕了。」

假如義大利今天成立聯合政府，那將包括一些什麼黨派呢？在左派各黨中，共產黨要算是最強大的了。南尼的社會黨雖然是一個人民政黨，但是當右派的薩拉加特（Giuseppe Saragat）因爲反對共產黨而另組新黨時，社會黨在議會裏差不多已經分裂爲二了。上次大選時，共和黨和巴利的行動黨失去許多選票，這反映世界正在分裂成左右兩極。義大利勞工聯合會的領袖維托利亞（Giuseppe Di Vittorio），一位堅強的共產黨員，告訴我說，在工會裏百分之六十的會員代表共產黨和同情共產黨者，百分之二十五代表社會黨，百分之十一代表天主教，百分之一代表薩拉加特。基督教民主黨依舊是義大利最大的政黨，它的勢力，因爲吸收了右派各黨的份子而在增長中。

大個子薩拉加特說：「反抗法西斯主義的鬥爭是陣線分明的。反共產主義可比較困難了，因爲這主義是以正義作基礎的。我們的任務是防止義大利內部矛盾的發展，因爲假如這矛盾發展成內戰，我們大家都完結了。長期的貧困會孕育共產主義。但是我們怎樣來解決貧窮問題呢？我們沒有煤，沒有煤氣，沒有油，沒有棉花和羊毛。我們兩面都受到威脅。假如戴高樂在法國當了權，我們的地位就更壞了。」

「反共產主義有兩種」，庇夏蒂告訴我們。「一種具有知識的反共，那就是，努力要求實現社會改革。另一種是神經質的反共，那會走上法西斯這條路的。我們在組織一個進步政府以前，必須先完成非共產黨左派的團結。那就是說，先是社會黨本身的團結，再是社會黨和共和黨的合作。」

敏銳的南尼可不同意。「義大利的宗教力量，迫使共產黨和社會黨聯合起來，」他說。「沒有兩黨的聯合，教堂還要繼續不斷的統治義大利五十年哩。當然，共產黨依附蘇聯，但他們是一個民族政黨。除非美蘇間的鬥爭發展到了戰爭形態，他們的身份是不會改變的。」

我問他歐洲共產黨情報局的成立，是否使合作比較困難。「到目前爲止，還沒有什麼影響，」南尼說。「這是一種自衞行動。我曾經在波蘭各地旅行，聽見教堂和右派份子告訴波蘭的老百姓說，美國就要來把他們從俄國人的手裏解放出來了，把土地交回給原來的地主。人民都生活在恐懼中。」「在內政上，我們和共產黨意見是一致的，」他繼續說。「當然我們之間也有不同之點。我們贊成馬歇爾計劃，雖然他和杜魯門主義那樣相似。站在政府的立場來說，我們主張義大利要不受東方和西方的包圍，獨立自主。共產黨主張和蘇聯聯合起來。但是他們會接受我們的立場的。」我問他，假如社會黨和共產黨合作，他們能否保證義大利不會走到一黨專政這條路上去？「我們是一個在羣衆裏生了根的人民政黨，」他回答，「我們不用害怕。」

在今天歐洲的社會黨員中，南尼的確是與衆不同。我相信他的立場並不是個人的偏私，而是反映義大利勞工的戰鬥精神。「他們都是國家主義者，」一個美國軍官告訴我。「共產黨情報局提高了他們的警覺。薩拉加特和共產黨決裂了，但是沒有提出任何代表羣衆的主張。今天他沒有什麼勢力了。」

維托利亞用拳頭重擊着桌子說：「在六個月前，我們最大的報紙還在稱讚墨索里尼。現在他們在稱讚美國和喀斯貝里了」。「沒有美國，我們挨餓；有了美國，我們還是在餓肚子呀，」南尼說。

一個銀行家求見我們。「我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他說。「我不懂得什麼政治。但是我知道美國在敲詐義大利，義大利在敲詐美國；敲詐的結果是，民主在垂死中了！你們正在把我們趕到左右兩極端的集團裏去！我們投保守黨的票，因爲我們相信，只有投身到右派那邊去，我們才能向美國證明我們是值得援助的。那一定就是說，美國以爲右派可以保護義大利，使它不發生革命！美國眞會這樣蠢嗎？右派是保護不了我們什麼的呀！不管我怎樣的恨共產黨，我請你告訴美國，今天共產黨並不想奪取義大利的政權呢！」（敘之譯）

基本的原則。這就是說，蘇聯今天並不把所有消費品平均的分配給個人。一個工人可以拿到的物品多寡或工資的多寡，是按照他工作的質和量而定的。所以，在這基本原則之下，工資和物品的分配，仍有着依照工作效能的彈性的差別。詳情可參閱英國坎特勃里副主教詹森所著「戰後的蘇聯」(Soviet Russia Since the War)一書，此書譯本卽將由本社出版。

三、「國營」或「國有」絕非等於推行社會主義。有些國家的政權根本操在少數壟斷階級的手裏，所以儘管表面上說是「國有」，實際上等於「私有」。

犬儒主義

超元先生（漢口）：

犬儒主義的原文爲 "Cynicism"。本爲古希臘哲學家的一派，倡者爲 Antisthenes，反對一切肉體快樂，主張節慾克己，甚至乞食爲生。引伸開來，現在一般稱嫉世憤俗好譏評一切的人，爲「犬儒主義者」。

關於美國經濟恐慌

震棟・爲民・戈剛先生（上海）：

先生等問及正在到來的美國經濟恐慌，對於美國援外政策究將發生怎樣的影響。其實你們來信中已經答覆了的。來信中指出美國經濟恐慌「將擴大和加緊執行世界性的馬歇爾計劃」，但亦將阻止「馬歇爾計劃的實行」。我認爲這兩者都是對的。前者是美國獨佔資本家主觀的企圖，後者乃是客觀形勢的必然結果。還有一點最基本的因素是必須指出的，卽美國愈加緊推行馬歇爾的控制世界的計劃，必將遭受世界人民愈益強大的反抗。客觀的形勢顯示着馬歇爾計劃已到處碰壁。世界人民對馬歇爾計劃的抵抗，將加速和加深美國的經濟危機，而美國經濟恐慌一旦爆發，又勢必阻止馬歇爾計劃的推行，這似乎是邏輯的結果。

啟事

一、茲因近來物價暴漲，本刊卽期起調整售價，以資挹注，雖不免增加讀者負擔，但爲維持本刊生存，實非得已，請讀者原諒是幸。

二、上期本刊封底廣告內「世界政治參攷地圖」定價應爲二十五萬元，誤植十五萬元，特此更正。

三、「戰後世界經濟與政治」一書再版本業已出版，向隅諸君可卽向本社發行科購買。

新第三方面的外交主張

孫思定

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的三十二項主張公布以後，批評者已不乏之人，但單就「外交方面」加以列論者似尙不多；玆擬就國際問題常識的範圍，略抒「研究」所得，以就正於研究會諸先生。

該會所舉外交方面的主張六項，首爲：

「我們主張以內政的協調，謀外交的協調。」這裏所謂「外交的協調」，不知何所指？以中國對日而論，對日和約未訂，根本談不上外交，對美外交已經水乳交融到極致，毋須再談「協調」；那麼，只有對蘇了。然而對蘇究竟有什麼「不協調」？美國的反蘇呼喊雖然響徹雲霄，但在中國問題這條戰線上却一直平靜的，雖有周以德、蒲立德、陳納德之類呼喊，馬歇爾却一再說找不到蘇聯干涉中國內政的證據，即如北塔山事件發生以後，馬歇爾亦曾立刻聲明是「地方事件」。美國反蘇姿態無論劍拔弩張到如何程度，獨在中國問題上平靜到令人不可想像的程度；所以該會這項外交主張好像落了空。

然而，既列爲首條，不能無意義；仔細推敲，可能有兩種解釋：

一種是「美蘇橋樑說」。但問題在於現實的外交既已一面倒了，可能「橋樑」做不成，却變成了「跳板」，證之陳納德之類的論調，頗有八九近似。那麼，該會所謂先內政而後外交云云，其實乃是「攘外必先安內」的翻版也。

另一種解釋則有些像燈謎中的「捲簾格」，可以把該項主張倒轉來看，其意若曰：「以外交的協調，謀內政的協調」，製造一個國際干涉的局面，正如前一向合衆社的和諧內容牽到了蘇聯一樣。可是假使蘇聯的對外政策完全與美國的對外政策極端相反的話，這項主張豈不仍是單相思麼？

把該會的第一項外交主張仔細「研究」以後，便會令人感到第二項的主張益發站不住了。原文說：「積極推行睦鄰政策，建樹獨立的對外國策。」不知道像第一項那樣的對外國策如何能「獨立」得起來？至於一個禿頭的「睦鄰政策」，更是一個常識以外的名詞了。因爲「睦鄰」總得有一個原則。當年滿淸政府執行「寧贈友邦」的外交政策時，皇上諭中也曾一再以「睦鄰」爲詞。眼前日本的侵略勢力已經如虎出柙，扶搖直上了；對於這樣鄰，睦不睦呢？假使說，原則上是美國睦者，我睦之，美國不睦者，我不睦之；那麼，「獨立」又作何說？

第三項：「反對種族歧視、支援弱小民族、尊重其獨立意識。」究竟怎樣「支援」？「支援」到什麼程度？是否像美國的「支援」巴力斯坦的猶太民族，或像英國的「支援」印度民族？如果「尊重其獨立意識」便算是「支援」，那麼，英國對印度，可算「支援」過了頭，因爲英國不僅「尊重」了印度民族獨立「意識」，而且還賞給他們一個獨立的形式；這就難怪有人要歌頌英國工黨政策不止了。要照這樣標準來處理殖民地的民族獨立問題，可說目前也沒有什麼「弱小民族」在等待「支援」，該會這項主張便是多餘的了。

第四五兩項提到反對戰爭與擁護「健全的國際組織」並贊成「國際經濟文化機構的樹立」的主張。這裏並沒有提到聯合國，大概是認爲聯合國已經不「健全」的了。總觀兩條的基本觀點，對於國際糾紛與國際合作的本質毫未加以辨別。假使不把國際間侵略勢力的存在及其發展，以及如何防止侵略的主張明確提出來，則所謂「國際糾紛」即無澄清的一天，而所謂「反對戰爭」也成爲一種空喊；更甚者，所謂「國際合作」反易變成了侵略者兼併天下的幌子，而該兩項的主張反變成了替侵略者傳道。因爲現在的侵略者可以憑藉優越的經濟力量，或者避免國際戰爭的方式而製造內戰、延長內戰，以達其侵略的目的；或者故意製造「國際糾紛」，交給它控制的「國際組織」來以「解決」的方式逼使別國屈服（例如印尼）。所以，如果不明確提出反侵略的立場，則一切主張只有爲侵略者開路而已。

至於第六項：「反對任何政府或集團操縱言論，從而造成國際間宣傳攻勢，妨礙國際和平。」假使這所指是像蘇聯西蒙諾夫的名劇「俄羅斯問題」所暴露的現象，自然是值得提出的。不過，最好再加一點，那便是：反對國際間任何政府在別國國內製造集團來「操縱言論」而造成「宣傳攻勢」，「妨礙」別國國內問題的合理解決。

總之，凡是對於政治的主張，總得針對着此時此地的現實問題，假使要放之四海而皆準，歷盡萬世而不變，那便等於沒有主張。把該會的六項外交主張仔細「研究」以後，便不免令人有含糊模棱之感；譬如，對於當前國人所最關心的美國扶植日本問題、美國的對華政策問題，這六項中究竟那一項可以用來作解答的？提出這六項的人，經此一問，恐不免要啞然；當然這啞然，並不是笑自己，而是笑問的人吧！

新生的波蘭

愛倫堡作　何家槐譯

人們往往說：這個產生詩人的民族，已經衰亡了；它已祇剩下幾顆散散落落的種子。裘利．吐溫(Juliam Tuwin)就是眞正詩人中的一個。他不但是寫詩的詩人，而且也是生活的詩人；他的詩人氣質，不但表現在創造的靈感上，而且也表現在與這創作活動相適應的生活特點上。他好像一隻鳥兒：從他嘴裏吐露出來的波蘭語言，有時溫柔得像是鴿子的呢喃，有時又豪放得像是蒼鷹的悲嘯。現在，他正和我肩並肩地走着。我們的週遭，環繞着華沙的廢墟。我們一齊回想起二十年前的一天，我們也曾經在這些街道上一道走過。當時有一個老是釘着我們的偵探，居然想加入我們對於詩歌的討論。我們大笑，仍然繼續着詩歌的談話。但現在卻已沒有任何偵探了；我們的四周，祇有廢墟和明月。吐溫忽然興奮地叫着問道：「難道還有比這更美的城市嗎？」

他是對的。毀滅了的，不，毋寧說是破壞了的華沙，確是富於悲劇之美的。建築於十九世紀末的公寓房子，雖然極平常，現在看起來卻極似古羅馬的遺跡。可是這城市並未死亡，相反地人口倒很稠密。這兒的居民工作而且進行建築。他們搬運磚瓦，購置花草；他們縱聲地大笑，安心地嘆息。我知道戰前的華沙，並不特別美。華沙並非克拉科（Cracow）。她沒有伏威爾（Wawel）。不過華沙卻自有她的特別迷人之處，自有她那一種空幻輕靈的、帶點兒憂鬱和哀愁的嫵媚。華沙像是這樣的一個女人：她不但自己含情微笑，而且同時也能受到人們的會心的微笑；她那本來平常的容貌，卻給一種極不平常的微笑，增加了無數的姿色。尤其是今天，她已經成爲眞正的莊麗，由於她那偉大的悲劇之美。

這城市變得多麼徹底！整個波蘭又變得多麼厲害！利用一張舊的城市地圖，我們就可以穿過廢墟的迷宮，找尋舊址的痕迹。我們可以聽到親切的聲音，碰到熟悉的，烽火餘生的老友。古老的波蘭依然存在。那個毀了的教堂，雖然已經沒有了屋頂，而且大門洞開，但聖母旁邊卻點着蠟燭，放着鮮花，正有兩個婦人跪在那裏虔誠地祈禱。一座毀了的房子樓下，還有一家未經破壞的糖菓商店殘留着。那裏面是很擁擠的。窮困然而始終文雅的波蘭紳士，慣於向着驕傲的華沙貴婦低身鞠躬，吻她們的手；在餐前一個鐘頭，他們照例要先飲咖啡。這就是過去那幅全景中的一些斷片。但就是牠們，也已經交融進了今日華沙的偉大風景畫；而目前的華沙，和戰前的面貌是這麼不同—不，更精確的說，二者是這麼的類似，同時卻又是這麼的相異。其實這個城市已經不是以前的那個城市，它的居民也已經不是以前的那些居民。我現在並不想說華沙的犧牲者和英雄，並不想說猶太人的反抗和受難，並不想提以前的華沙市民大半都已死亡這一個事實。我想說的只是這些倖存者。他們確已不同於往昔。他們雖則依然保留着輕快與活潑，卻已比以前更堅強，更嚴肅。街上的人們，面目已經全非了。耶路撒冷大街不再像個歌劇院，到處閃耀着輝煌的制服。今天的軍人比過去莊嚴得多，樸實得多，因爲他們都曾身經百戰，受過炮火的洗禮。專做祕密工作的特務人員已經絕跡。同時，那種留着髭鬚的舊式紳士和乞丐，也都比以前少得多了。

* * *

我們深知波蘭人的果敢善戰。在十九世紀，全歐洲都談論着他們的英勇故事。我們也早知道波蘭本是一個富有天才的民族，知道他們曾經貢獻給世界以下面這些出色的人物：密開爾維支（Mickiewicz）、史洛伐基（Slowacki）、和蕭邦（Chopin）。今天我們看見了另一個新的波蘭，一個正在工作中的波蘭。嚴肅而堅毅的勞動，神化了被毀的華沙，在極平常的嘈雜聲裏和那些磚瓦呀、水泥呀、石灰呀的堆積上，都加添了一種新的意義。只有曾經親身到過波蘭的人，才能了解波蘭人是如何熱愛他們的國都和它富於戲劇性的歷史。希特勒匪徒曾經判決華沙以死刑，而且曾經眞正的執行了他們的判决。照理說，華沙當然是必死無疑的。可是，華沙卻巍然屹立，仍然留存在人世之間。整個波蘭的熱愛和華沙市民的辛勤，已使它復活。每天都有新建築出現，每天都有新街道清理出來，新廣場開闢出來。那條新架在維斯杜拉河上的大橋，就像是一條從此跨過死亡的深淵，走向新生，跨過以往的瀰天大火，走向未來波蘭的光明世界去的橋樑。

工作並不只限於建築的人們。無論誰都在積極地工作。這種勞動的韻律和節奏，在波蘭卻是全新的東西。這並不是古老的方步，也不是機械的動作，而是羅曼斯，是歡欣鼓舞，是因獲得新生而發出的熱情之火。對於德國法西斯蒂，波蘭只不過是適宜於奴隸聚居的國度和設立屠殺大本營的地方。只有我們蘇聯人，才能充份理解法西斯蒂對於波蘭曾經犯了多麼大的罪惡。這兒最能引起我們注意的，倒並不是那些廢墟，卻反而是那幾座寥寥可數的，不知由於什麼奇蹟才給完整地保留下來的建築。但這半毀了的波蘭，也要比法國恢復得快了許多，雖然損失大上好幾倍。自然，如果據此而責備法國人的懶惰，那是非常可笑的。可是，法國人卻無疑地缺少今天波蘭人的團結精神和一致步驟，也缺少那種使波蘭人勇敢邁進的，對於前途的堅強信仰。請以一個波蘭的婦人爲例。她和她的孩子們都住在這個「古老城市」的一隻角落裏，在那個區域裏面，已經沒有一座完整的房子。他們把一間湫隘的地下室清理出來，以避風雨，而且居然在門前種起花草。黑夜降落在荒涼的街道上面。周圍都是成堆的瓦礫。她的一個孩子，正埋頭在一本教科書上。這個婦人正在想些什麼呢？第三次戰爭？或者原子彈？不。在她所暫住的破爛地下室裏面，她的心境實在要比那些支加哥或華盛頓的居民平靜得多。她正在想着的，原來是關於她兒子的前程—一個醫生，或是一個工程師。我回憶

到那些二十年前的，華沙的瘋狂之夜。天天晚報上的重要標題，都是不斷地向讀者宣傳魔道，製造恐怖。世界上的任何東西，都成了厲鬼，就連在考那斯（Kaunas）境內的小小的窩第美拉斯（Waldemaras），也是如此。可是今天的華沙—以至整個波蘭—對於未來却毫無恐懼。而這也正是何以羅茲（Lodz）、巴利斯多克（Bialystok）和波斯南（Poznan，卽波森）的工廠，能夠順利地進行生產的原因。這也足以說明何以所有商店都充滿着貨色，何以青年男女都爭着想進大學。從古代起，波蘭的象徵就一直都是刀劍或者七絃琴。可是新時代的鐵錘，已經使她大大變形了。

＊　＊　＊

伏洛次拉夫（Wroclow，也有人譯成羅克洛，卽以前德國的勃勒斯勞）原是這樣的地方之一：在那裏，人們必會更強烈地感覺到對於人類的信心。幾乎連續到三個月的戰爭，已把這城市毀滅，使它變成一片廢墟。但今天牠却已復活了。而且它還呼吸着波蘭人的意志。伏洛次拉夫也是一個美麗的城市。值得欣幸的是，它的很多古代建築—市政廳、大伽藍，和幾個教堂，還不曾全部被毀。很多東西被保存了下來，例如莊嚴堂皇的、裝飾着羅馬式雕刻的圓柱，「粗野雄偉」的哥德式建築、以及文藝復興時代的天使。我認識一個曾在巴黎住過多年的畫家，有次他告訴我伏洛次拉夫的風貌，使他想起了賽納河的沿岸。我之所以談到繪畫，不但因爲古老的伏洛次拉夫是和藝術不可分的，而且也是因爲想起了那種鼓舞所有這個城市的新來居民—學生、磚瓦工人、或者機械師們的眞正的創造精神。在古老的勃勒斯勞（Breslau）的廢墟上，現在已經建設了一個嶄新的伏洛次拉夫—這無疑的是個奇蹟，值得未來詩人和歷史家們的反覆的歌頌。

我說「古老的勃勒斯勞」，當然是不完全正確的；因爲凡是這個城市的最偉大建築，都要一直追溯到勃勒斯勞還仍然是伏洛次拉夫的時候。但在這兒，我並不想探討政治考古學，或考古政治學。這猶如當我想起巴力斯坦猶太人和英國作着艱苦鬥爭的時候，我也並不是有所眷戀於大衞（King David）或麥克倖斯（Maccabees）。我只是時刻關懷着那些曾在荒漠中間創造樂園的現代男女，關懷着他們的辛勞，他們的血汗。因此，在我看來，伏洛次拉夫之所以是個波蘭城市，並不是由於它有波利斯勞（Boleslaw the Brave）或波利斯勞•克爾采伏斯蒂（Boleslaw Krzywousty）時代的紀念石碑，而是因爲二十五萬波蘭人組成的先烽隊，已經把新的生命貫注入這些被焚毀的和粉碎了的廢石。

「華盛頓郵報」最近曾告訴它的讀者，說伏洛次拉夫已經劃歸波蘭，因而增加了波蘭人的負擔。好心的美國人，很露骨地是想代爲「解除這個沈重的負担」！這並不是一則笑話，而是鄭重其事的社論。同時，在倫敦會議上，馬歇爾先生和貝文先生也曾善意地表示：他們決不反對把可憐的波蘭人從西部領土的羈絆中解放出來。美國和英國的報紙，大量轉載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妙論。這些社會民主黨徒們天天哀訴德國的「人口過剩」—怨尤「本來文化很高的德國領土淪落爲蠻荒之地」—呼籲着趕快「修改疆界」。幸而伏洛次拉夫的命運，既不受「華盛頓郵報」的慈善計劃的影響，也不致被馬歇爾將軍的懷柔政策所誘惑；無論如何，波蘭人現在已經明白了誰是眞正的朋友。

德國法西斯蒂的暴行，使得波蘭受到可怕的損害。我只消舉一個例子。當德國匪徒佔領了華沙博物館的時候，他們把所有非波蘭人畫的圖畫，刼掠一空，都運囘德國；但將波蘭古代藝術大師們的傑作，完全毀滅。照我想來，凡是稍有良心的德國人，在他們要同新波蘭吵嘴以前，必須再三考慮。有個在英國佔領區發行的德國報紙，最近曾經宣稱勃勒斯勞和斯德丁（Stettin）的喪失，就等於失去了德國的獨立。我說不定這篇文章的內容，究竟是愚昧或虛僞居多。把伏洛次拉夫劃歸波蘭，許馬赫的黨徒們（Schumachers）是絕對不會甘心的。可是他們却很願意把德國的西部、南部、和中部一古腦兒都雙手奉送給「雙佔領區」（Bizonia），其結果最多只能得到像危地馬拉（Guatemala）和夏威夷（Hawali）似的「獨立」。德國社會民主黨及其英國恩主們天天叫囂着德國沒有西利西亞（Silesia）就不能生存，這種爭議是毫無理由的，簡直是胡賴。在戰前，所有德國作家說起德國的西部領土，都驚奇地提到他們叫做"Oslflucht"或「逃避東方」—換句話說，就是德國人從西利西亞向德國西部大量遷移的現象。對於德國，東方領土只不過是一個贅疣，一個統治對象，經濟的需要倒在其次。但在波蘭人的眼光中呢，這一塊新得的西部領土，意義却等於麵包、煤、海口—生命。

伏洛次拉夫的先前居民，除了幾千德國匪徒來不及屠殺的波蘭人以外，差不多已經完全消滅，幾無噍類了。目前的人口，大半是外來的移民，都是新從西烏克蘭，從波蘭中部被德國匪徒毀了的城市，或從法國遷移來的波蘭人。一個人，一個家庭，甚至一個包含一二百人的集團，當他們初到一個繁榮的移民城市時，也會感覺到人地生疏，自己只是一些飄泊無依的可憐難民。可是二十五萬的波蘭拾荒者，到了一個澈底被毀的城市，却把自己看成了篳路藍縷、開天闢地的建設者。過去常常有人批評波蘭人鈌少智慧和訓練。但波蘭人有一個就是他們的敵人也不能否認的美德，就是他們的愛國精神。他們祖國的患難，把這種熱情貫注入每個人的心裏。我曾在法國北部碰到一些波蘭的礦工。在獨立的波蘭，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這些礦工都無法解決生活。雖然他們是寄身國外，僑寓法境，可是他們却仍然保持着波蘭人的特色，毫不忘本；因此當我在那新的西波蘭再和他們碰頭的時候，實在是毫不感到驚奇。在那兒，他們繼承着他們祖先的遺緒，却也開始了創造新西利西亞的歷史。伏洛次拉夫的先驅者在難以相信的困難情況之下，却以驚人的速度，重建了這個城市的最大機車廠。在這個工廠中，我看見了從布格河（Bug）以外，從立陶宛，從法國來的波蘭人。對於他們，這個工廠不只是一個製造工場，不只是一種工作，一種賺飯喫的職業，却是和他們所選定的生活之路血肉相連的東西。它實現了波蘭人的多年夢想，也解答了那些被捲入了歷史暴風雨中的個人命運。

我曾經訪問伏洛次拉夫附近的很多鄉村，和那裏的農民談過不少的話。他們都是來自羅夫（Lvov）和福列尼亞（Volhynia），隨身帶着他們的家畜和傢俱。開始的時候，他們覺得住在德國式的房子裏很不舒服；這些房子，看去竟是這樣的容易損壞，這樣的難以習慣。但他們發現土地却是上等的。他們不但得到很多的分配土地，而且可以利用農業機器。因此他們很快就能安居樂業了。在這些鄉村裏面，我們已可感到那種在城市中很難得到的、而農民們帶着它却像帶着泥土香氣和汗香一樣平常的、舒適愉快的家鄉之感。他們已經不再像新來者了。生活已在這兒生了根。彷彿幾代人都早已這樣生活過似的。這些農民不論是「華盛頓郵報」的論客也好，或陰險的馬歇爾也好，都不能驅逐他們。曾經有一個老人對我談到倫敦會議：「他們儘在那裏空談什麼呀？我們在這兒，已經完成二次播種了。也許像我這樣的老人，要適應這兒的新環境是不太容易的。但我可不是游牧民族。我是一個莊稼漢。哼，沒有誰能夠叫我離開這兒。」

（未完，下期續完）

Monda Kulturo
Culture Mondiale
Cultura Mundana
Cultura Mondiale
World Culture
Weltkultur
Культура Света
Wereldcultuur

世界知識 第十七卷 第十三期

中宣會登記證文字第四五七號 上海市社會局核准登記

世界經濟地理講座 二版

胡明編著・上卷廿六元・下卷廿四元

本書以正確經濟學理論做基礎，對全世界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一切國家自然環境、民族分佈、經濟實況、政治動向、立國建國歷史過程均有詳細論述及澈底探討，戰後新版更加入五大洲、三大洋、兩極地方總論，中美洲、南美洲、非洲、大洋洲大小各國國別分論，亞洲新興各國及蘇聯各國概論，及二次大戰後全世界一切最新經濟地理變動情況，對於全世界任何地域及國度均網羅無遺，堪稱中國出版界唯一完備及最新世界地理學專著。適合大學、高中備作教本及一般研究政治經濟史地時事者備作重要參考書。

我的大學 附 自殺

高爾基著・胡明譯・十元

這部書寫盡青年堅苦奮鬥生活，在光明和黑暗的交織旋流裏，以堅定步伐，挺起胸膛，咬緊牙關，衝破人間地獄。除偉大文學價值外，更是修養和學習的優秀模範，人生旅程的良好借鏡。書後附錄「自殺」，對於自殺的變態心理有深刻的剖解。

夜店

高爾基著・胡明譯・五元

這部劇本用藝術手法表現人生眞理，在世界早有崇高地位，全劇自始至終嚴肅緊張，並無絲毫低級庸俗氣味。爲充分了解牠的本來面目，和偉大價值，必須閱讀高爾基的原著。

社會科學簡明教程 四版

百科全書版・周韶華譯・十六元

蘇聯歷史教程 三版

百科全書版・胡明譯・九元

人民文豪魯迅 二版

平心著・心聲閣版・九元

每種僅存數十本至數百本！
本埠特約各書店門售・外埠向本社直接郵購
售完爲止・捷足先得・遲必向隅

基本讀者優待券

直接購買 按照時價
不限時日 本版七折
不限數量 外版八折

憑券優待・一次一張・郵費另加

光華出版社

郵購總通信處：上海郵政信箱八〇九號
地址：上海南京西路五九一弄一七一八號
電話：三〇〇四〇轉二一四室

改組特別大廉價

自四月一日起至十日止
外埠延長五天郵戳爲憑

本社澈底改組。存書掃數出清。選購最後機會。多種不再刊印。按二萬五千倍。讀者郵購七折。批發再打八扣。一律現款交易。郵紮費平寄一成。圖書小包掛號二成。航掛三成。多還少補。

新哲學社會學解釋辭典 初版

辭書編譯社編・胡明校閱・二十八元

人民社會百科全書編輯主旨係以科學社會觀爲中心，而對一切社會思潮及現象予以全面介紹與批判務使讀書界獲得一部完整有力工具。此係全書第一卷，但其本身獨立成一體系，包括下列各部門：哲學、社會學、論理學、倫理學、心理學、宗教學，以及一部份與社會科學有關之天文學、地質學、生物學、物理學、化學等必要知識，而以辯證唯物論及歷史唯物論爲主要重心，其範疇法則及術語概念，巨細無遺，搜羅完備。本卷內容不僅包括各種專門名詞之解釋，且對自古及今凡能代表某一流派之學者、經典著作、名言警句均列有專條，在目前中國出版界堪稱最詳盡之哲學社會學辭典。

辯證唯物論講話 初版

波齊涅爾著・周韶華譯・九元

「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是哲學寶庫中集大成的著作，但因其內容深湛，爲一般對哲學缺乏充分修養者不易閱讀，波齊涅爾吸取其全部精華，用簡明通俗筆法寫成本書，替一般讀者解除了這部學術論著的困難。